



山東鹽法志第十四卷目錄下

本朝藝文

條約

記

碑

文

詳文

告諭

說



傳

考

賦

詩

山東鹽法志第十四卷下

本朝藝文

附註此卷所載事必鹽務人皆竈籍詩文題詠必屬場內山川非是者不錄

條約

嚴除積弊以蘇子遺

履歷見劉灝職官志

一更錢糧收解之法查場竈錢糧催頭催徵場

員收納及起批解道仍令催頭領解出入之

間固已難問多寡乃更有催頭解銀至省或

遇雜費緊迫竟將錢糧那用以致正帑有虧

經年累月懸批不解者更有場員正收耗羨  
正項錢糧目不一視給發空批責令催頭自  
解者聽其侵那遲延多至虧空無補乃更開  
已完花戶指名雜費東那西掩勒令重完煇  
煇小竈吞聲無告所以催頭一役似應革除  
第念竈戶皆散居州縣場員官微役少不能  
向竈戶沿門催納無已仍用催頭止許傳催  
欠戶至錢糧悉照州縣徵收官收官解不許  
仍付催頭以滋奸弊

一嚴自封投櫃之法查民戶錢糧自封投櫃官  
役不許執戾秤收此率土便民之良法也獨  
場竈錢糧俱催頭收取任意重勒火耗總交  
場員以致民力日困更有不肖催頭侵欺不  
完重累納戶者尤可痛恨嗣後催頭止許催  
完錢糧臨期應比不許收銀包納悉令花戶  
自封投櫃場官折兌起解如有花戶抗欠不  
完者許催頭開稟拘拿

一改釧鹽辦解孔府釧鹽一項爲春秋祭祀之

奉例係各場辦解若辦鹽供給費原無多乃  
產鹽之地反不得就所有以供奉每年各場  
必歛銀數十兩以供此項凋殘疲竈何以堪  
此嗣後劄鹽照每年供辦之數春築成包令  
該場驗明出具批文申報運司分司由蒲關  
驗放運至維口所仍由膠萊分司驗明寄園  
聽候孔府取用不但免歛費之累亦杜夾帶  
之私

一禁場官供給派費與額外工食大使雖係微

員自有應得之俸既受養廉豈容私派供給  
卽工兵一役亦有經制定額不容額外濫添  
訪鹽場竈戶每有供給場官銀數十兩至百  
餘兩不等又有于經制之外濫添工兵一二  
十名亦向竈戶派給工食歲又不下百十餘  
金以貧竈之骨髓填無窮之溪壑宜其逃亡  
接踵也嗣後如有私派供給及生辰折席禮  
與夫濫設衙役者官則立揭報叅役則嚴拿  
重處卽縣官節禮一項更屬無謂一併永行

禁革

一停免鹽灘歲支冊東省引鹽四十萬各商向灘支鹽恐其額外多運着令竈戶將支鹽數目按季造冊送查但昔年商人俱向竈丁取鹽其鹽數目應問之竈戶今竈戶鹽灘非典卽賣已歸之各商自晒者十有八九矣其支鹽數目竈戶何從而知因循造報徒有差催煩擾之費嗣後竈戶歲支冊並行停免止令各場場官將驗截過引張並查驗鹽數按季

造冊送查亦不許借此爲名有所派索  
一禁易知由單之費查易知由單獨行於場竈者蓋因竈戶散處於州縣之間錢糧應完額數未必周知而况此荒彼墾科則難定是以發刊由單俾納戶可以盡曉但每年刊刷紙張工作爲費甚微亦不許希冀分肥需索濫派

一禁竈生濫充催役生員旣例費宮自無充役之列乃往往有不自愛重者卽充本年催役

希得幫貼差徭銀兩遂爾承認日站場官簷  
側聽候比較微利薰心自甘卑賤推其志不  
至魚肉竈丁那移中飽把持抗欠不止士風  
至此亦可羞矣嗣後不許生員充當催頭違  
者申詳斥革

記

繹志亭記

履歷見  
職官志 莽鴿立

濟南固山左各區也城以外萬斛源泉隨城涌  
出繞城而流城內之泉十餘所曲折而北會於

明湖巡巉公署居湖之南向之膺是職者不過  
一歲歲不過數旬於斯官衙等傳舍耳余自癸  
卯之夏祇承

簡命甲辰春東巡一至於茲嗣後奉  
旨特留乙巳仲春復再至焉宿弊漸清簿書頗暇偶  
然散步見室後有隙地一帶形狹而長低垣隔  
截碎礫錯雜棄爲無用爰命撤其障除其地塞  
者通窪者平步而量之南至北得六武西至東  
十倍之盡西北隅蓋數椽爲一亭方廣一丈以

蔽風日地不必寬惟其便制不必等惟其簡費  
不必多惟其儉役不必繁惟其速不旬日而工  
告竣公餘之刻得以彎弧鳴鏑於其中以適余  
情亦可樂也亭成客請顏之以匾余曰津署射  
亭厥名釋志蓋取記所云各釋其志之義也夫  
天下之事莫不有一至當不易之準高則過卑  
則不及內正外直審固而往方能合度今公廨  
雖異而余志則無異可仍以釋志名客曰善哉  
公之志非特今日無異卽終其身如一日也蓋

書之以示將來使共見公之志併得以志公之  
志不更愈乎余驟然而笑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然余尙未敢必余之志果盡無憾於前賢之  
志又安敢執余之志繩後賢之志也唯是志吾  
之志樂吾之樂已耳他何計哉

碑

重修歷下亭碑

履歷見  
職官志 羅正

濟南爲齊魯要區負山憑海稱雄寰寓城內之  
西北隅爲明湖湖有洲洲有亭唐李北海杜少



山東臨沂府志 卷之二十四  
陵後先倡和而歷下亭之名始顯先大人昔典  
是郡甚愛此亭以爲萬山環拱一水潑洄聚秀  
涵清於斯爲最常以政治餘閒偕二三賓朋觴  
詠其上昔余方髫年追隨登眺輒徘徊不忍去  
嗣自先大人移官兩淮余亦筮仕三楚公餘往  
往論及濟南山水深念歷下一亭自滄溟先生  
修整而後二百年來無復有能繼其盛者倘得  
蒞官茲土復遊其地俾勝蹟一新亦生平所大  
快而留之心曲者幾四十年歲在壬辰謬膺

特簡理鹺東郡竊幸名勝重逢下車甫旬卽泛舟湖  
上始知前監司李君慎齋懷古情深誠恐名賢  
觴詠之地淪沒荒墟已一一更新之吁何其先  
得我心也夫李君去今又二十餘年矣礎雨鈴  
風不無剝落思欲重葺焉而時有未暇閱四季  
我大中丞峩村李公秉鉞二東鎮撫以來物序  
雍熙海宇清廓余與寅友桐城張君計曰此亭  
不修且壞若再移歲月愈頽廢難理於是量材  
計工節之俸餘不兩月而告竣自亭榭廊廡以



商逋課莫辦公則捐俸代完州縣官常貸於商  
一有不遂卽擅定鹽價公特行禁止不許干預  
鹽務而衆商無折閱之苦嚴禁引票相攙運夫  
盜賣而困商之弊不生又設立公店查核鹽引  
纂修鹽志增添運學武生公餘開軒進運學諸  
生諄諄提誨文風丕變此政蹟之最著者也乙  
巳秋忽有江南方伯之

命衆商皇皇如失慈母

綸音已頒不可復留于是撮其善政勒石署前以志

不朽云云查該州縣紳學五以

文供一員攝錄大典是八東

告城隍文  
履歷見葛斗南  
職官志

唯神附人凡人治所及神皆及之濟南爲我東

國省會撫司方面化無不周唯神威靈亦罔弗

屆斗南籍履本省起家儒素凡百行爲久洞神

鑒今奉

天子簡命來司嵯政亦謂斗南能秉公守正不黨不

偏不營己私不干虛譽裕商郵竈相與休息其

或頓易初操拂民從欲借勢同官利害桑梓者  
神降之罰無俾遺育謹告

詳文

請嚴越境私販

葛斗南

山東壤接江南而沂邳海贛實爲兩省交界門  
戶南鹽不得越販沂邳亦猶東鹽之不宜侵犯  
海贛也康熙二十五年間奉

旨添設同知一員駐劄大興鎮凡東省沂邳二處緝  
獲私鹽巡查越販咸歸執掌正以疏濫裕課東

南疆界有分而杜漸防微立法務宜嚴密耳不  
圖江南贛榆縣之興庄林洪等灘縱橫二百餘  
里本屬昔年裁汰之場竈近日居民私擅煎晒  
遂爾糾集奸徒越境興販路由邳城之大興鎮  
仲興集沂州之吉利埠鎮武廟等處始猶晝伏  
夜行漸至驢馱車載以致近界之日照蒙費沂  
莒等州縣引積課匱本銷商乏無怪各該商之  
奔轅控訴也本道蒞任匝月確核事宜知通商  
在於緝私緝私宜嚴官守若沂邳海贛同知果

能加謹巡緝嚴察奸宄則南鹽私販何能飛越  
大興鎮而浸灌沂邳此該同知之執掌踈虞首  
宜申飭者在邳城沂州商人果能奉公守法復  
加以州縣督責禁戢則南鹽無地接運又何能  
飛越沂邳而流毒于日費沂莒此邳城沂州之  
令牧該商俱宜察究者雖據該州縣與兼轄沂  
邳海贛同知僉稱現在巡緝委無踈縱正恐責  
効不啻廢弛日甚相應仍請憲臺嚴加申飭取  
具印甘各結報查以肅官守一面移咨兩淮鹽

憲行查所屬嚴禁私煎私晒協緝越境梟徒庶  
東南鹺政肅清而彼此商通課裕矣

國賦未不許裁併鹽場

場員有可地錢糧之責無通籍尊顯之榮是以  
當日分場設官徵賦不過數百蓋欲其責任專  
而事不廢官守輕而職易盡也東運十九場自  
康熙十六年以來裁併將半如官臺固堤之裁  
歸壽濰兩縣者無論已若豐民則裁併於永利  
利國則裁併於富國行村則裁併於石河而今

之永阜場則兼併寧海豐國矣今之王家岡場則兼併高家港新鎮矣故十場之中惟永阜王家岡爲最大其所徵糧額或一千四百或一千九百俱溢古制焉茲據霑化縣以竈戶郭坤發等具詞條議詳請歸併永利富國爲其場蒙憲批發查議竊謂向時之裁汰原爲

國用未文故官制有所弗惜今日之場員將有審丁丈地之任更非虛糜廩祿之官况徵糧有責解餉需員任大則累重官少則差繁似未便以

官俸役食之微而無故議裁動煩章奏也

西由場煎晒灘池定案

葛斗南

煎晒鹽觔俱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以晒較煎又覺事半功倍惟是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趨之不得爭訟頻興此防微杜漸禁令宜先也前蒙憲批發盛子祚滕啟先等互控情詞飭查煎晒原由妥議報奪嗣據李振山等呈訴遵報開墾沉閣不行籲請批查以廣竈業復蒙憲批歸入互控煎晒案內併議等因陞任漆運使俱轉飭該

場查明煎晒原委茲據西由場大使顧諱備敘  
滕啟先等於康熙六十年間初始開晒報部陞  
課並具陳該場晒鹽惟山西灘可墾是以盛子  
祚原首岱等疊控不休應請照前永禁並議令  
晒鹽之滕啟先等與山西灘鍋戶分任公費等  
情詳覆前來查西由場晒鹽之利惟山西灘獨  
擅不能遍及午城海北則既妨闖場煎業究於  
國課無贏若因盛子祚等之請而將報部起科晒  
灘盡爲咨除固屬未便如以李振山等之控而

復准開報晒灘必致鍋戶無倚爭端不息相應  
除滕啟先所墾晒池八副已經報部外仍照前  
永禁以杜訟源至現在晒池八副所幫鍋戶公  
費若干應令均給三灘以平爭競其互控詞內  
各有失實之處俯念各以前煎晒餬口恐致失業  
遂爾過情應請從寬免究是否允協擬合條敘  
前詞詳候憲臺核奪奉鹽院批如詳飭遵

告諭

嚴禁積梟窩犯諭

葛斗南

律嚴私販例重郡臬省會地方首宜禁戢菜鹽時候更應稽查正以

國課所關商本攸賴本道蒞任匝月查核季銷引票歷城縣商人張泰張等裕周元亨等行運三關廂地方應銷額引四千道據稟自四月至今賣銷不及十分之二殊可駭異若非私販充斥何至官鹽壅滯茲訪得歷城縣地方爲積臬聚藪窩販盤踞僱覓腐瞎孱弱老幼男婦假充貧難易米背負肩挑甚至成群接踵絡繹不絕似

此一人販十百人販千日計盈緡月計纍萬虧課病商何所底止况律載無引私鹽有犯卽應滿徒原不計贓多寡如有積臬藉稱貧難男婦將私鹽潛行窩囤與販貿易者現奉

新例行令地方官弁及鹽政衙門一體稽察照例從重治罪豈可姑容此等臬販使附省地方私鹽充斥除飭委經歷司不時巡查並行縣嚴緝外合亟出示嚴禁嗣後遇有前項積臬窩販潛藏勾串卽行舉報以憑盡法究處



燕高相國傳

石河場  
竈籍

張頎  
膠州人

有明故相高弘圖東萊之膠州人也字子猶少  
沉毅有器量其學以進退死生為大節世莫能  
測其所負萬曆己酉舉於鄉久困諸生間一旦  
得志不失度衣故敝衣走借舉者邸同年生不  
知公取上第漫引就席公唯唯客後至者識公  
相視大驚起拜讓大床亦唯唯人以此覲其量  
云登庚戌進士科初授中書舍人學古文行使  
南京以焦竑為師友竑亦重遇舍人名始藉縉

紳間使雲中按邊時值承平久六卿所司皆成  
故事公獨私識其亭障要害以歸旋丁外艱去  
服除擢陝西道監察御史劾免方從哲初神宗  
嬖鄭妃光宗幾不得為太子其母王貴妃以幽  
死及梃擊事起鄭妃奴寵保劉成實主之光宗  
即位鄭懼誅進美女八人帝遂病內醫崔文昇  
鄭黨也用泄劑而帝憊鴻臚丞李可灼驟進紅  
丸帝崩蓋內官傳為仙丹而首相方從哲與宮  
中相表裏不依律之嘗藥法以致大漸外廷歸

獄討賊方不敢退熹宗立又稽緩經筵新薦  
彈之乃去鄭氏之媚光宗也賄所幸李選侍爲  
助選侍恃寵嘗軋熹宗母王才人李進忠魏忠  
賢傾心奉之惟東宮太監王安翊戴熹宗光宗  
彌留鄭李同居乾清宮謀脅熹宗請冊李氏爲  
皇后拘熹宗於煖閣不使出見群臣於是左光  
斗楊漣力請移宮王安之計爲多鄭李恟懼不  
自保屬進忠求援於御史賈繼春使移書方從  
哲以爲先帝所愛宜加恩數風聞選侍自經御

妹投井頗爲孝思之累熹宗怒其譎誕三不赦  
諭暴選侍詬辱聖母今從寬貰狀楊左各疏辯  
而方賈之喙不息熹宗窮詰黨與除繼春名高  
御史謂宮闈事秘而言官互爭非國體請兩平  
其說然竟以同官之嫌坐奪俸二年明制以御  
史巡都城察豪暴如司隸法惜薪亦黃門爲奸  
利公騎驄馬治之無敢逞然寺人不悅公自此  
始而忠賢亦知有高御史矣出按秦秦王爲太  
監張清所惑校尉承風旨漁宗室黔首數十百

家公收捕論如法獨不得清秦王恐元夕酺宴以直指爲上客前爲壽曰寡人願奉卮酒爲歡獨無如舍人子何公正色再拜曰臣奉法酒未知其他使還執奏曰張清竊王戚福呼吸可通帝座請斬清以謝宗民焉寺人在熹宗左右爭煬庇清而忠賢正賺外廷之不附已者矯詔逮都御史漣僉都御史光斗吏科給事大中侍御史宗建收吏部主事順昌惟故憲臣高攀龍沐池水死他槁項北寺獄者三四十人忠賢挾威

福召公公疏指其奸不報會王恭厥災公應變請寬刑獄顯爲諸賢地忠賢削公籍崇正元年起侍御史劾魏黨府丞劉志選少卿梁夢環巡撫劉詔逮下獄旋晉公太僕寺卿遷左副都御史時刑部尙書喬允升以死囚越獄將置重典都御史易應昌以失中不擬上大怒并繫詔獄公持允不可上親臨詰責疑爲黨部仗下群臣皆失色公免冠謝曰臣初來自田間不知有黨黨亦不知有臣退以封事進曰升罪當戍不然

臣死不敢奉詔上怒旋解如公議秩滿改工部  
侍郎中貴張彝憲新受敕督部事聞公名絕欲  
得之公與序主客而已彝憲色沮又請共坐堂  
皇上公趨入小吏舍開印篋署受事而退拜疏  
曰祖宗舊制以尚書長侍郎侍郎貳尚書陛下  
不以臣爲不才將侍尚書乎侍內臣乎臣死罪  
不知所出有旨徹彝憲席彝憲請別開府檄召  
侍郎計事公稱疾篤不赴力乞休七奏忤旨再  
削籍歸杜門讀書攬天下錢糧關塞士馬之籍

綜練典故取史記自黃帝至七國世家皆指次  
其所以得天下與其衰亂之由公於天啟中曾  
畫遼陽策不售壬午乃以其緒守故里城破家  
懸賞格按軍興法勒義勇成部曲日夜在行間  
城碎不可下有司列狀上公最召至闕諮訪成  
謀補南兵部侍郎尋擢戶部尚書方是時三晉  
秦蜀皆成戰場李自成劫陵寢僭偽號張獻忠  
蹂躪全楚屠兩藩王使相雉死上將軍皆敗衄  
及自成犯闕史可法倡義勤王公措運芻粟浮

江入淮以佐之六軍未次畿內帝殉社稷於是南都大臣群爲援立之謀公與可法謂非賢主不足定危傾而鳳陽督臣馬士英貪定策功以兵擁福世子由松至士英倡序嫡當立勲晚散吏急富貴者和之倉皇疑懼中遂稱大號一時物望推公乃改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公固辭薦詞臣姜曰廣而後就列士英管中樞爲首輔固結左右擅權納賄百官爭走其門尤忌史司馬託視師江北加使相鎮揚州公雖在省

中不甚見用然相國獨肯任事舉鄉人左懋第北修毅宗陵卒以死節報新主時百務草創無復中朝舊典相國據前所讀書持大體吏部尙書張慎言薦起故大學士吳牲故吏部尙書鄭三俊誠意伯劉孔昭惡不先敘戎臣詈慎言于殿上無君臣禮相國與曰廣連章曰冢臣自有本末孔昭何得侵其權且三俊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可大用以去就爭之相國能知人四鎮皆無大將噐廷議授節獨不署澤清良佐逆度

其不可恃矣宦官王肇基請催浙閩金花銀相國以肇基曾爲暴淮陽抑不許阮大鍼者狡黠善媚權貴常脫馬士英于獄結死黨至是欲以協律進畏高相國不敢發高相閱漕餉江上卽于是日見帝旣好聲伎士英乘相國覆奏籌餉事殿中大鍼伏青蒲上稱枉且引弘圖爲證相國正笏對曰臣知大鍼之才不知其品請下九卿議謂逆案不可平反也士英怒曰臣受賄耶相國折之曰大臣不當辯受賂國人皆曰賢斯

無弊耳士英語塞然卒以大鍼爲知兵擢江防兵部尙書日與士英構陷相國矣故事議崇正皇帝謚閣臣宗伯各據謚典擬上報可而行相國擬思宗顧錫疇擬乾宗忻城伯趙之龍以統袴子上言思非美謚實士英嗾使傾相國也相國乃爲別白言之蒙慰勉卒不能害士英大鍼各據高位稱保傅慮不愜人望因國慶加公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予四世誥蔭其孤孫璪爲中書舍人固辭不許久之以素

性質疆不能曲將順因乞骸骨歸士英大鉞從  
中贊可其奏賜四表裡白金上品一錠命行人  
持節護之吳門月養米二十石辭不受士英專  
國中外離心左良玉舉兵討之兵潰身死三鎮  
外証無固志相國渡錢塘約逐臣劉宗周爲外  
援抵越而金陵不守是年乙酉明亡豫王以書  
幣召公不應九日不食殉於會稽論曰太傅位  
極人臣又立大節以終然跡其生平何多不幸  
也初爲御史主少國疑官有言責而政本中移

闖人構虐僅以身免再廢再起而明之亡有形  
矣南渡偏安迺執國棟孤立於危亂之朝其不  
得立再造功亦有命焉嗚呼寺惡弄權動誅人  
三族而太傅獨不爲屈視死生禍福何如哉捐  
身報國君子於其立朝決之矣

張烈婦高氏傳

石河場  
竈籍

乙丑進士官左  
春坊左中允

宋如辰

黃州人

樂陽張少尹石間先生嫡配高氏河南道按察  
副使鏘之孫太學淳女生貴家而能降姑丁太

孺人亦貴家女獨喜操作新婦至教之治膳羞  
顧性畏血不忍屠割鷄豕乃習執筯腓卒能燔  
和舅有賓祭新婦供之姑以爲可卽喜夏不衣  
絺葛希韞蔽膝媿媿不敢先娣姒寡言笑謹容  
止以此爲太孺人所憐與夫子對敬勝其婉婉  
舅常語兄弟云老年無可樂惟兒婦和睦能作  
家差慰目前耳父終諸兄弟皆擁厚貲好逸遊  
陰告夫子吾兄弟無節度君慎毋與通財知其  
必不能保家識定於數十年前豈閨閣中所易

得哉生三子後皆爲名諸生壬午舉家避兵山  
南夫婦母子集山椒方虞過隊仰攻悍卒已秣  
弓登山背犇弗及捨子授夫曰勿顧我奮擲懸  
崖下家人不能救見白氣上燭天尋得其屍時  
年二十四亂平寄葬南園後七十七年子謙宜  
成進士始合葬萬松厓立墓表焉

考

齊長城考

在膠州諸城等數州縣界內連  
跨石河信陽諸場載古蹟志

張

頤

膠州人



膠州南九十里齊長城遺跡在焉起海上之黃  
島厓綿亘接諸城莒州沂水蒙陰諸大山而盡  
於濟南府之東諸城莒沂二州本魯地悼公衰  
弱齊宣公吞併至泗水乃得包其地築長城州  
志引齊記云宣王乘山依嶺築長城東至海西  
至於濟州千餘里以備楚予讀田齊世家無有  
所謂築長城者參諸姜齊世家亦然豈傳之妄  
耶抑太史公所謂顧第弗深考者今亦有然與  
及讀楚越世家頗見其端雖無明文可按實而

覈者近是證諸紀元考灼然見諸侯王強弱興  
廢之故然後知齊與楚隣之歲數與夫田齊宣  
王之謬誤無疑也夫春秋之齊楚尙隔吳鄭魯  
衛不相偏也奚備之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  
孔子卒而麟經絕左傳附書越滅吳則元王四  
年己巳也史記云越王勾踐以淮上地與楚去  
齊尙八百餘里不須築長城也至貞定王二十  
四年丙申楚惠王之四十四年也滅蔡滅杞其  
勢張矣而越勾踐死已三傳其曾孫朱句不能

正江淮以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始與齊隣時  
姜齊宣公之十一年田恒爲政篡弑之後君微  
弱而相猜懼築長城以備楚理可信也然史氏  
不書者何列國兵爭不以勞民爲重而齊所堙  
塹者無多是以闕如耳楚之申息亦長城也左  
傳不著其築於何年非一證乎其後田齊之威  
王大破楚師獻地求和趙人歸我長城威王初年齊國  
不治趙侵濟南屬以是相證長城不始於田氏  
邑故以長城括之  
明已田齊宣王時楚失泗上地與齊戰於徐州

是齊兵踰長城而鬪非負長城而守又明甚然  
則築長城者姜齊之末年非田齊之中葉也好  
事家輒以諸城之南界爲楚村是關外必無餘  
地也其何以置琅邪修膠州志者未能參互折  
衷以求其實是不可以不正不特此也齊記之  
言濟州者亦誤以濟南爲濟州耳宋濟州今之  
鉅野元濟州今之濟寧乃周之任國魯之附庸  
宣公雖愚豈有包與國而築長城者哉

琅邪臺考

地在信陽場界

學博劉翼明

諸城人

今諸城魯邑也其東南一百三十里有琅邪則齊地也景公所云因山以表界耳自秦始皇來遊徙三萬戶于其下復十二歲以作斯臺並麓而增廣之山遂以臺傳矣所徙三萬戶已稱繁劇其城雖湮沒臺之北猶有斷垣焉此漢書所謂琅邪縣也秦滅齊又以今沂州爲琅邪郡宗其臨幸以爲重云爾距臺遠已吾讀始皇本紀至二十八年刻石琅邪註引故吳春秋云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臺觀以望東海遂

號令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班固作地理志亦宗其說吁此不考其本末之過也按紀元考越勾踐元年爲周敬王二十五年丙午其二十五年則周元王五年庚午前一年己巳越滅吳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而還時姜齊平公之九年也田恒爲相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齊未嘗失而越未嘗取詎得云徙都耶且勾踐以陰謀滅吳諸強國兢兢伺其後齊卽獻琅邪越人敢徙都于外乎夫越王之圖霸也食不

重味與百姓同苦樂矣其定霸也反吳之侵地  
以和諸侯矣豈其奪齊之地而大作臺觀以望  
東海必不然也卽越之臺觀在今沂州而春秋  
之末其地猶然屬魯越方與之泗東地百里乃  
反據其舊疆乎且焉得逆取始皇之郡名遙混  
魯國之方輿乎再考吳記所云琅邪城在今江  
寧府金陵鄉出顧起元  
客座贅語越沼吳而諸城以臨江  
北此與浙江又相近也非齊琅邪明已吳記不  
誤而引者大謬此又可笑也吾讀越世家勾踐

之裔孫無疆伐齊不果爲楚威王所殺越遂破  
散終越之世無能至齊東境者而後之人猥據  
不經之談以爲掌故更名齊琅邪爲越臺毋乃  
辯證不詳而好爲附會者歟聞始皇刻石其文  
已泐有名之爲沒字碑者焉知後世不爭爲怪  
說比于泰山之碣乎吾聞漢武藏玉策于石下  
故不鐫文字非秦物也琅邪石特剝落耳不可  
與未刻者比因錄李斯本詞以貽好古者文凡  
十二句一韵通章五韵計二百八十八字云維

廿音入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

人事合同父子叶涉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省東

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叶毀皇帝之功

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叶廢普天之下憊

同心揖志叶集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

舟車所載叶際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

惟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

懈叶記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叶同方伯分職諸治經

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叶惠皇帝之明音苦臨察四

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音杭姦邪不容皆豫貞良

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僻隱專務肅莊端直

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

典利致福叶壁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

用兵革叶棘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歡忻奉教盡知

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

東有東海北過大夏叶滸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叶渚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叶姥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賦

勞山賦

海上名山地連石河海滄諸場入古蹟志

甲戌進士陞任日照令

成永健

鹽城人

粵奧區之秀靈迺遠宗夫青嶽盤地肺以爲根  
勢嶢嶢其森矗魄磅礴以旣東勇支條於大陸  
蜿蜒橫開八百餘里帶名城者數數輪茵茵乎  
未舒羣山鬱其相屬天地翕而復凝忽濶然而  
神變茫塊坳兮無垠包巖業者千萬紛挺拔兮  
遙青勢高壓乎寓縣鎮全齊之坤軸獨巍然而  
峭禱廣袤幾盈四百當溟渤之三面雲掩靄以

谷沓峴橫拖而申斷通箭指兮若無門削劍鏘  
兮在天半谷嚶嚶兮聞雷麓熠熠兮掣電若懸  
晴霞倒映如錦如虹散黛螺兮勾結積翡翠兮  
連藜旣剋嵐而抗嶺忽破峽以攢峯旁羅旒纛  
側摻芙蓉氤氳忽莫可殫窮及夫石骨峻嶒  
經冬積雪剡玉標以貫斗練綃窟而貯月光交  
射兮晶瑩瑩影迴薄兮寒冽冽平時迺有書帶  
蒼紋冬青丹纈耀素天以揚葩綴粉坻而覃節  
媚陽崖兮落纈紛艷陰崙兮香幽絕逮乎土脉

春融泉液夏交則有稻秫之利菓樹之饒文松

雲梓剛柏芳椒風梨海棗苦蜜蜜有苦者乃是大藥水膏

巨峯陰崖栗十枚而覆斗榛百顆以含苞來禽

植柰薯蕷葡萄又有百藥之萌萬蔬之萌蒸薪

冶炭刀貝分曹至于金銀秘礦砂汞礪藥蓋造

化所葆壺豈愚氓所能遭山間四序有復必剝

浮烟淨繁花落雨霖霖而滌崑颯颯以吹壑

氣澹神清悄乎寥廓爾乃招隱倫結逸客斬霜

節發魚筴相與遊曲欄越廣陌每入林而低迷

術莫分乎南北蓋一磴而九折或十步而五息

涉雕化地名之口入蓮臺寺名之磧乃有華樓峯名直

上削方萬尺巔松十圍蟠生如櫛前有紫雲樓名

後對黃石羽客之宮北泉藏其諫書前侍御藍田以諫大禮與楊升

其晚年著書處其滄浪泚其詞筆前廷評趙任與李于鱗齊名有

別墅在黃石宮下富著述此外則白馬遺宮青牛舊宅墦倒

懸於丁間那羅延佛窟有青石墦倒墩拍浮於潮汐八仙

墩石皆五采圓中規繩海水汜漲亦不沒疇運斤而剝山孰凌波而

布蓆骨蛻何以崩巖雲崑子蛻在丹成奚其燬

室

古有仙人以汞銀濟貧名曰接糧莽今石壁皆赤傳是鑪火燒宅以避人雖方術

之異流何靈蹟之不測於是興極思溢反乎別  
路緣索徐行左擔爭步下捲驚濤眩瞶却顧蓋  
逼仄之塗窮乃躋夫巨峯之高處其爲狀也隆  
隆崕崕萬巒爭附實太乙之中樞縮分支之回  
互仰摘星辰俯瞰風雨儼鬼神所成衛常似烟  
而非霧迴風旋爲瀕洞兮見朝鮮之薺樹氣罨  
翳而復合兮莽鱗皴其如故上下四十五里與  
泰山相割據顧或玉書絕迹金檢無聞豈寂寞

之鄉難爲顯抑荒怪之士所弗尊是以秦皇罷  
其刻頌漢武息其蒲輪竊謂後代緣飾所不加  
茲山廼以存其正吁嗟乎何爲緱氏東萊之陋  
迹忽相傳有大人載詠謔曰攀絕巘兮躡飛烟  
龍魚灑灑兮滙百川羌躊躇而獨立懷太始兮  
心悄然若幽栖兮注蟲箋曷杳杳兮終無傳倚  
扶桑而釣巨鼇兮空託詠於名山

詩

吊張節婦侯氏

商籍



太子太保 張廷玉 桐城人  
戶部尚書

自昔歌黃鵠孤幃矢一誠作羨能盡孝畫荻冀  
成名節與齊山峙心同灤水清

盛朝多特典應許德門旌

前任 葛斗南 單縣人

驅車涉水濱鼓角霜天曉鹹園何晦晦白土無

青草漉波積鹽坻捆載舟車道哀此蚩竈丁半

菽常不飽穰穰走利塗富者無乃少商用儉保

家官以廉為寶持籌貴寬舒冬日温杲杲謀

國如吾家勤劬縈懷抱

鹽志館呈同事諸友二十韻

嗣皇龍飛年繼述修百事按籍考舊章故府得鹽志

歲深漫漶多文字失倫次

帝覽之曰吁疇予任更置咨汝典守臣御史暨運司

去聲 碣石開舊館稷下博鴻議文獻徵老成群彥

羅國器沿革迄藝文分部十有四

制誥尊典章政令崇德意徵稅黜科歛約禁嚴陋

弊官以正職方蹟以表循吏版圖疆域詳衙署

更幽闕人物與山川考古而論世闕博列國  
綽潤色特餘技體格準史裁大雅合典制已見切  
須除和衷乃有濟蘆東各成書無爲苟同異編  
纂咸就理先付之書記繕寫進  
帝庭彙刊受成例千秋東國光勉哉勿率易  
苦竈行 有引 乙卯 高曰恭 膠州 舉人

余家近海門籍列竈戶荒村窮黎業鹽  
爲多覩徒役之作苦悼里胥之催訶怒  
焉傷心作詩以告當世之司鹺政者

南風一夜捲海水海土晨趨走婦子荷鍤持帚  
群相招笑指池中雪花起溷淹赤脚紅鱗斑竈  
下蓬頭炊濕煙饑腸霍霍日向午尙待城中換

米錢得鹽盡入豪賈手終年空作牛馬走人生  
百役各辛勤視此一笑正何有就中老婦尤堪  
傷長號向我淚滿眶白頭半世作亭戶今年不  
幸阿公亡阿公一死誰當語家有丁男解課去  
小兒覓米未歸來府牒勾人虎吏怒祇今孤苦  
一身支爲民爲竈互參差 竈役甚苦自徭役混  
更當民差益不支矣

不惜垂老死徭役可憐一兔兩三皮幾迴欲去  
戀鄉井兒女柔腸空嗚哽天闌萬里叫不開直  
須抱石投東溟我聞此語首頻搔口銜石闕心  
忉忉老婦老婦且莫號好待巡鹽使者行將按  
部來此飛章入告救爾曹

擬樂府爲高峇妻紀氏作

石河場  
竈籍

張

頊

膠州人

寡鵠飛何遲翦翦凋雙羽一步一悲鳴聞者淚  
如雨且莫淚如雨聽訶訶紀氏女女氣秉懿良許

身一何莊方其侍父母影不溢闈房十歲學刺  
綉初認畫鴛鴦頗受隣媪教此鳥生成雙其雄  
脫已死雌不遂群翔十三學烹飪嗜用桂與薑  
誠不惜辛澁所愛烈芬芳十五學女紅機上割  
流黃十六學女儀薄粉輕檀薌父母謂成立飭  
辦嫁女裝阿母何所贈刀尺絡絲筐阿姨何所  
贈紅巾繡衣裳阿妹何所贈牙合縷金箱阿爺  
獨不贈誠以事尊章行行女出門觀者塞路旁  
夫婿騎白馬珠鳥紫襦褙女駕青駃犢匄葉紺

母璫遂到夫婿宅姑舅坐中堂新婦前跪拜阿  
姑親扶將念言兒與婦翩翩兩鳳凰三日引廟  
見冢婦職烝嘗舂鞫向中饋試調新羹湯姑舅  
大稱好攝客坐成行婦咸爲辦飭甘毳潔豆觴  
客皆餽醉飽謂有大官方新婦事小姑爲裁楚  
製襦雲波自相對花草自相扶新婦當杼織經  
緯俱密緻札札機夜鳴燭治不成寐舅少方領  
衫姑少袂半臂餘帛不自衣爲娣裁作帔新婦  
事夫子戊夜盥櫛起妾本不諳書讀書妾所喜

舅言丁男才文字光如綺翁言阿婿才唾手拾  
青紫姑絕愛新婦不令持箕帚姻黨親戚來說  
媳不離口舅絕重新婦誇向東隣叟老年頗順  
心兒子得佳偶阿翁聞此言歸卽告阿母嬌女  
無童心會稽持升斗嬌女無燕容言笑不肯苟  
願令無差池白髮永相守中道家不造姑僅得  
中壽哀哀小姑來擗踊謝邱嫂媪病輾轉多非  
嫂不至飽汝舅予阿翁形容漸衰老嫂心密於  
兄寒燠先時保哀哀好娵來向前拜邱嫂姑昔

有遺言若輩俱嬌小新婦幸主張鹽米令明曉  
見嫂如見姑哀念諸孤渺婦輒大傷心痛哭纏  
相抱新婦治喪次持家自此始夫昏不治生私  
室清如洗夫外有交游婦內典簪珥頭上步搖  
釵腕上金跳脫十襲輕綃衫編綉金孔雀是妾  
嫁時衣今日不須着婦女耐賤貧丈夫寧落魄  
願郎抱大志文章日歎薄何妨待巾幘蓬垢日  
操作郎心知妾心下帷閉高閣揣摩日就深肌  
骨日就削重令佐讀人緝績兼刷藥婦每嘗一

瓊郎或進一勺相勸復相拒怒則怡聲却葭苓  
久傷脾更爲求膏酪廣伺所欲啖餽粥事精繫  
縷縷砍細膾間襍以餽飪病久惡人言屏息待  
唯諾君病謂良已沉沉侵不起及乎疾大漸扶  
坐憑危几向妾訣別離言言刺妾耳初云結髮  
來半世同糠粃生得阿母歡吾心獨謝爾所悲  
無後嗣一舉得女子再言不成名泯泯終于此  
繼言病彌留服食深爲累典罄妻子裝是吾沒  
世耻更爲新婦籌哽咽言旋止婦前再拜對大

義妾頗識行捐髮膚身地下從君死執手話斯  
須倏已分人鬼惟時志婦竒盼睽睽無淚便呼  
娣輩來爲奴綜大事蒼黃高氏家竟不曉婦意  
婦起指庾倉歷歷皆封識婦起指庾閣某所留  
錫餌劈劃布帛刀某某分昆季婦還謂婉若爲  
吾更製屐爲我更寫眉爲我啟奩笥取我舊茜  
裙花是兒時刺縮我斷銅釵是妾愁時置服此  
追故夫慎莫相疑忌娣乃大錯愕阿舅尙未知  
趨令相遣報舅大驚以悲先年死我妻天又奪

我兒新婦汝良苦忍令死唱隨新婦汝莫慮若  
姪卽若兒吾便同宗老爲汝遠大規志婦了不  
答舅乃踉陳詞阿叔哭門外妯娌跪床頭志婦  
大憤懣米菽不下喉阿孃呼捨地阿爺呼向天  
我昔生此女曾積何罪愆新圖豈不令骨肉本  
生憐女復有何語及此相披宣女還啟父母兒  
心有所思不幸有幼女此後當依誰叔家孩提  
多撫女良不宜夫婿昔在時冷氏締良姻速迎  
親家姆我將致慇懃親姆猝相見婦起坐逡巡

妾有臨死語不次爲具陳抱女置姆膝終非高  
氏人妾死豈相待不見婚嫁晨念此女生日妾  
實亶艱辛今且無父母棄如道旁塵憐兒定憐  
婦姑卽爲慈親親姆倘見許死亦不復輦親姆  
已顧領浪浪涕沾巾婦便啟小櫝嬰兒服飾新  
襜褕三四疊蒸繡妙若神所弄諸珮環瑣細鏤  
鈿銀鳳苴數十緡附以短衾茵旁人見此物泣  
不能仰視志婦徐付託了不覺憔悴袖出一版  
書云是先夫字上記典物狀裾袂襪珠翠寄語

親家翁微物不可棄昔妾出門時母娣所辦治  
藉曰不適時聊以寄妾志幸示所生女俾知母  
所遺他若合與箱總是君家器親家姆報可婦  
起據床跪斷食已七日幡然負勁氣哀此黃口  
雛絕不知痛楚謂母將歸寧坐懷索乳哺志婦  
更含笑今日盡爾乳便指冷氏姑此母當哺汝  
拘袂拜妯娌努力奉所尊阿叔便承家勉侍養  
與殮娣有何音問與姑地下言妯娌不能言血  
淚如茺蘭舅不復敢拒袒免環三族仰視天茫

茫乃降此酷毒上奠郎君櫬下布莞葦席婦便  
坐櫬旁絲纒適當嗑綽約所嬌女還來附娘膈  
見人啼亦號齧指情難釋婦頰亦不白婦頰亦  
不赤但微一脫手引頸還覘覘俯身掣絲纒委  
頓無反側氣定散爲虹血定凝爲碧烈烈高家  
婦息絕不復續娣前抱嫂尸徐納飯含玉阿舅  
見兩棺聲聲不相屬父母轉昏眊突額向棺觸  
嫺友互慰勞生女如此足邱墓在何鄉城南環  
崇崗王氏有雙女高墳肩相望秋草不敢生行

人拜道旁交交鴛鴦鳴月黑天兩霜

峽猿草九章

高相國  
曾孫婦周淑履 石河場  
竈籍

寒松幽谷中苦竹南岡下山空人境絕嗚咽哀  
泉瀉嗟彼蕙與蘭零落委中野蕭蕭風雨來我  
亦無告者

志士在首陽飴甘薇與蕨無勞天地寬矢言江  
海竭死生不以形心血先消滅嗟嗟未亡人朽  
骨對霜月

孤鶴唳青天盤盤顧鶴子羽毛猶未豐焉能棄



置爾風雨撼危巢幾何其不毀將子過南溟終  
焉如厥始

軋軋機杼聲漠漠空天雪操作入中宵十指皆  
皴裂積絲豈易成不忍中道絕着此縞素裳怡  
然歸同穴

披史教孤兒心折古杵曰自裁亦何難孺子正  
黃口咄哉彼程嬰烏忍釋重負仰希烈士心何  
以告無咎

涕淚向孤桐柔條不盈尺天寒霜雪深保護伊

誰責三年植木根十年凌松柏叨叨劬勞心未  
敢釋朝夕

孤兒髫髻年欲令就外傳大者陶性情次亦博  
章句寧云致通顯不敢隕故步爾父有殘書慰  
母在寒素

草木向春榮無端被摧折蒼天詎不仁獨此遭  
逢嗇半生歷苦辛薄命盡離別死別淚已枯生

離愁如結

余時省母昌陽  
遣淳兒還膠西

歎息未亡人歸寧倍淒楚無以慰母心反亂母

心曲長跪聽母言牽衣不敢哭相將孤子行未  
語氣先促

題高節婦峽猿草

通政左叅孫勤德州人

我讀峽猿吟如聞猿鳴哀嗟哉高氏母植節尤  
擅才豈冀世人知瓊瑰常盈懷含辛時一吐肝  
腸幾將摧誰爲採風使擷之達

帝階

題高節婦峽猿草

張頎膠州人

哀哀泣孤嫠一生罹荼苦良人旣早喪翁叔驚

風雨寡鵠將雛飛雨雪凋毛羽三匝無定棲巢  
破正難補兒子出授書全家仰脩脯所入不能  
贍佐以績麻縷操作憔悴中一字不堪煮痛哭  
焚筆視唱和今無主我得其遺編謹嚴而高古  
乃欲備採風旌表周家女綽楔立誰門相君無  
寸土

烈婦詞

爲高都統妻李氏作

張頎

鐵心鐵骨不可迴幼婦爾何奇曾在軍中聽鼓  
鞶鼓聲淒絕將軍死生平辛苦今終矣布衣椎

髻眼枯無淚四日不食負勁氣坐殉於臯比正  
位嗚嘯越女吳姬劇可憐生相媚死棄捐鄉里  
之產獨不然一直報所天爾非巾幗乃大賢吁  
嗟乎顏子之年

擬修志大略上齟使漆公 張 頤

使君雅好士車馬遠相迎

韻讀如映

顧此大著作鄙

樸恐不稱焉敢媿馬班勉力希王鄭譬之造府  
第規樞宜先定

國家理財用莫大如鹽政因革損益間去取嚴更

訂叙事貴詳覈專詞尚雅令展卷即爽然庶可  
達

天聽上以佐司農下以潤百姓人物與科名物產及  
形勝此特枝蔓爾渲染須鍊淨賓主勿奪倫期  
不愧辭命鉅公負鴻裁野人無諂佞彼此同一  
心王道相質證

田橫島

即墨縣海  
中古蹟

青浦  
學博

方正珙

桐城  
人

少小喜讀昌黎文清詞投弔田將軍今來東海  
薦脯酒精魂疑逐蒼梧雲萼冑綿綿虞帝子五

百英雄同日死，羸顛劉蹶等閒看。龍爭蛇鬪胡  
爲耳，義高得士今所稀。所寶惟賢，天命非劍鏃。  
相從爲鬼雄，靈旗永鎮河伯宮。君不見淮陰封  
王終，何有得鹿他年殺功狗。  
韓信追田橫於卽  
墨橫死漢以王禮  
葬之

之 葬 賦 補 命 聖 公 負 靈 燄 聖 人 無 語 於 此 同 一

昔嘆東方杼軸空，萬二千日須臾中。重來托跡  
開士室，舊夢仍戀鮫人宮。變滅信知雲物幻，締  
造寧煩鬼斧工。暫成樓閣借蜃氣，依然窟宅還

魚龍市。成陸海更詫異，奔波溪叟兼園翁。歐蘇  
二公述聞見，文章事業爭豪雄。而我緣慳今兩  
遇，途岐阮籍寧終窮。平生踪跡不自主，時命得  
失憑昭融。籠鳥每防鸚武瘴，浮蟻便滿琉璃鍾。  
慣携琴筇走燕市，還尋門戶過新豐。落霞浴日  
射溟渤，洪爐鎔鑄吳山銅。蓬邱可望不可近，安  
得一棹隨長風。

題先相國遺笏

有引

茂高鳳翰 膠州人

相國諱弘圖，號硜齋。石河場竈籍也。明

季南渡後殉節於會稽上竈之竹園

相國孤忠日月邊猶傳遺笏渡江年指揮已失  
金陵氣慷慨同消上竈煙袖底有心誅寇盜殿  
前無地画山川可憐一段青蒲血凝碧千秋漬  
欲穿

大 琅邪臺看日出

信陽場界  
內古蹟

高鳳翰

燭龍睡覺東天東銜燭下照天爲紅條忽欲鑿  
混沌死陽精一線開鴻濛初疑火雲翻地軸祝  
融蹴蹋鼉鼉宮丹砂流鼎金鎔冶珊瑚萬柱撐

青銅欲出未出勢鬱怒乾坤簸盪愁蒼穹百靈  
群趨不敢定滙波惶惑奔魚龍須臾噴湧忽離  
水流光麓簸垂芙蓉道士謬指蓮花座下有推  
挽煩神工一語欲辯未吐口瞥眼竟丈騰雲中  
漸看島嶼縈毛髮金鉉下射紛玲瓏此時我立  
絕頂上盪胸萬里生長虹尋常看日如井底窻  
影但驚圓瞳瞳乃知人生着眼須高處埽除障  
礙眼始空

弔張節婦侯氏

商籍

貢生

朱崇勳

歷城人

同是栢舟節人奇節益尊十年身後死千載志  
先存能以常留氣直追已逝魂貞心堅到此血  
淚滿乾坤

商困行

茂任嗣章商籍

順治七年河決金龍口衝張秋之沙灣

齊河一帶鹽船不行商乃大困近歲疏

通得法撫字有人商困始甦而後進子

弟又以荒唐敗業矣聲伎裘馬蕩產逋

稅流離之苦其困有更甚於昔者目擊

心傷作商困行以示警焉

盲風夜決金龍口奔浪崩濤如馬走平翻地軸

撼齊州九點烟昏龍夜吼武王瓠子空悲歌廬

舍漂沉十八九此時東國盡汪洋茫茫千里絕

舟航蛟潭螭窟不可犯積鹽如坻空徬徨可憐

零落僅皮骨難挽鹽車上太行太行迴首家千

里

商家多西人故云

少壯奔潰老弱死新鬼啾啾野蔓

中旅夢悠悠行路裏年來齷使稱得人白骨漸

看扶肉起那知安樂生沉疴天怒才迴人禍多

牙檣錦纜驕春水歸來夜半猶笙歌春嬌滿眼  
醉不醒掠削雲鬟擁翠娥水衡濫用買歌舞少  
年那省商家苦北朝金盡類僵蚕竈冷黃蘗不  
充釜眼中多少輕薄兒昨日等堂今赤土珍重  
河清海晏時慎哉努力爲良賈

合管子子城

茂任弘遠商籍

煮海當年事千秋贖此城荒濠春草沒殘堞夜  
潮生估客誰成敗鹽官幾姓名空教齊仲父霸  
國有遺榮

鹽丁嘆

任弘遠

天雨鹽丁愁天晴鹽丁苦烈日來往鹽池中赤  
腳蓬頭衣藍縷斥瀟滿地踏霜花瀟氣侵肌裂  
滿膚晒鹽朝出暮始歸歸來老屋空環堵破釜  
魚泔炊礪房更採枯蓬帶根煮糠粃野菜未充  
饑食罷相看淚如雨鹽丁苦苦奈何憑誰說與  
辛苦多嗚呼憑誰說與辛苦多

山東鹽法道...

...

辛苦...

...

...

...

...

天雨鹽不...

國有鹽...

...





